



稻谷金黄

满吸金黄，满垄稻香，梯田发亮，一派丰收的景象。

通山山必富，满藏万物金。那满山的梯田，稻谷千重，田形各异，迷彩连云，或弯如月，田月生光；或直如剑，剑指苍龙。那满吸的平田，风吹稻浪滚，从绿色青春走向金色壮年。

农人站在田埂上，像一位将军，从日出到黄昏，守护了庄稼的一生。

我总是忘记不了稻谷，那种成长的姿态激励我一生，从孩童的高及我身，到我少年时的长及我腰，我弯腰割镰的样子，常常在眼瞳显影。稻田，是我少年时光的作业本，田划大字，退步挪身，秧苗赶着我节节后退，却扩大了满目青绿的视野。

我喜欢满吸的稻谷，她是秋天的喜报，报告了又一年的丰收，稻谷的金榜题名，是农家最美的状元，荣耀了无数个门庭，常常让农人喜笑颜开。

田园谷画，画出江山情重。父亲的犁铧一头刨进田里，从此坚定了丰收的自信。父亲的耙梳在春耕的稿纸上撰写申报，秋天的稻浪翻涌传来最美的回函。父亲的镰刀从不生锈，弯腰割谷，嚓嚓有声，汗滴如雨，汗湿如淋，汗珠顺着脸颊滚落，滴在镰刀上，浸润了铁艺的炽热。今朝欢乐事，稻田去割镰，田吸稻云起，躬身在稻田。稻田如棋盘，抬

眼望成片，稻谷舞秋风掀起山下的云霞，如梦境，如油画，父亲一生都是个追梦的人，父亲是油画中最健美的主人。脱粒轰鸣，父亲手执稻把在奋力解析丰收的密码，稻草与谷粒瞬间分离，完成了又一季田园的运转。滴水成河，粒米成箩，青筋暴胀挑篾箩，挑担嘿嚯嚯，禾场晒谷多。乡村是最美的稻城，父亲最喜在这里运行，环环相扣，终而复始，稻田在望，稻穗无恙。

家园米书，我写万言，去掉稻壳，米粒亮闪闪的转身，那样朴素，那样优雅，那样真情，又是一季秋风醉。我看母亲捧着刚碾出的米粒，轻轻吹飞糠秕，一捧捧新米让母亲眉开眼笑，满足在心。

丰收启国运，盛世得民心，富民有口碑。国运藏在谷子里，民心藏在谷子里，口碑藏在谷子里。

谷啊，你是田园的神话，你是上苍的恩赐。谷神田中坐，万粟王中王。插壮秧，谷满仓，年年聆听布谷鸟，历转中秋稻花香。

谷要及时雨，谷要和煦风，谷要夏阳高照，谷要勤耕细养，谷要梦里牵挂，谷要时时探望。稻谷是黎民的福祉，谷的形象，树德立人，稻谷满仓，是国人一生的梦想。

家国天下，谷子连心。

摄影/撰文 雪雁鸣

